

西廂記



西廂記

王 实 甫 著

王 季 思 校 注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西 廂 记

王 实 甫 著

王 季 思 校 注

(原中华上编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 海 瑞 金 二 路 27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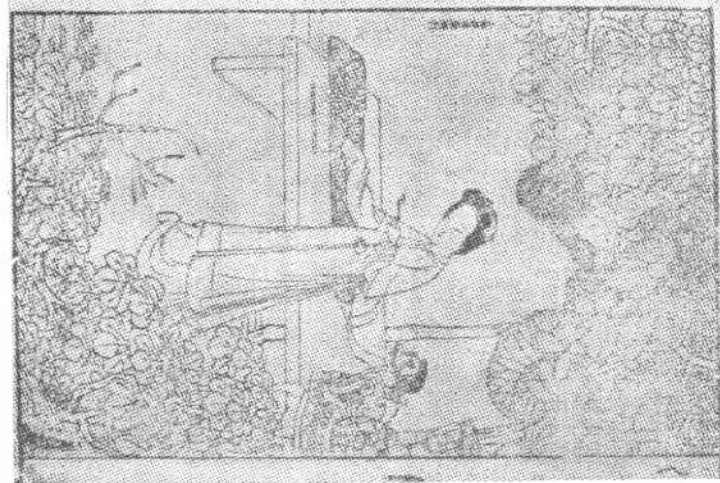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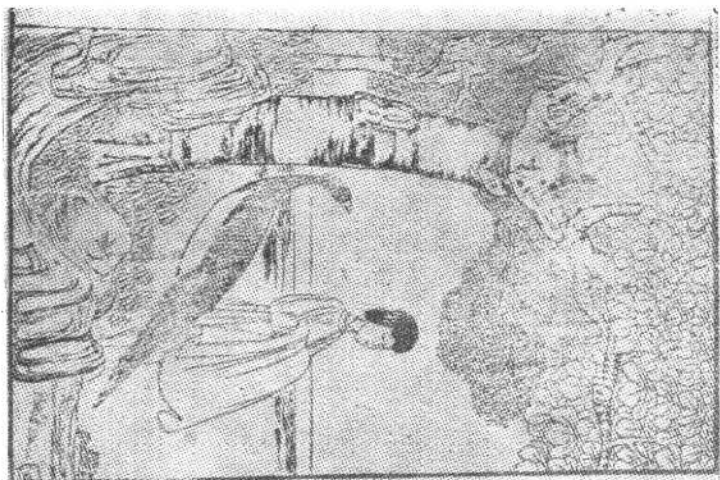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1 字数 15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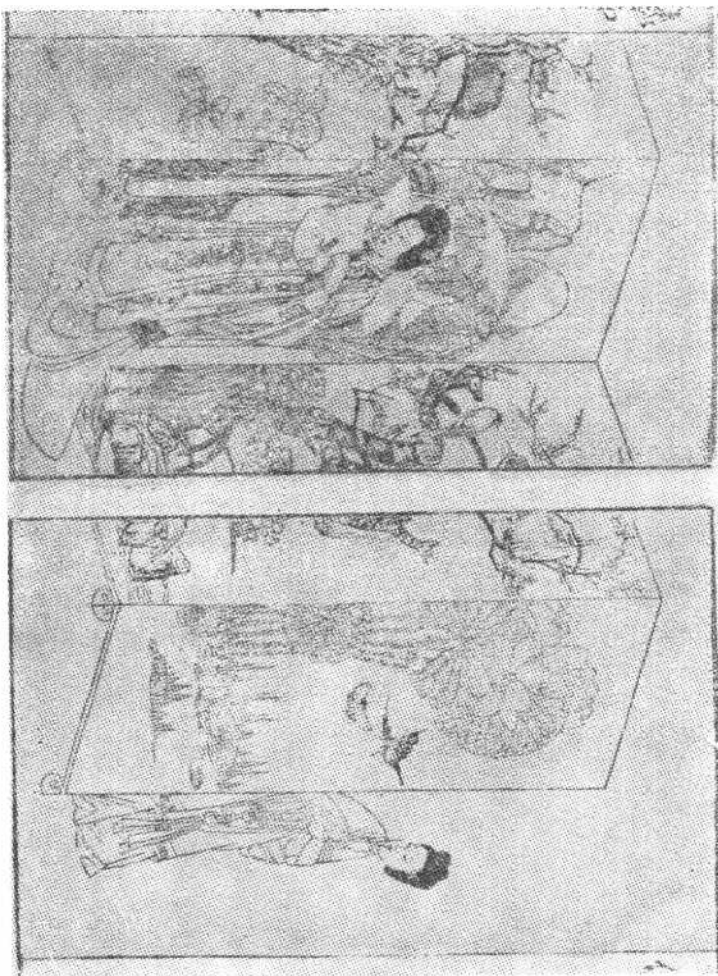
1978 年 12 月新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8 次印刷

印数: 240,001—600,000

统一书号: 10186·49 定价: 0.84 元



陳老蓮繪西廂記圖之一



陳老蓮繪西廂記圖之二

重印說明

元雜劇《西廂記》是我國古典戲曲中的優秀作品。它演述了書生張君瑞和相國小姐崔鶯鶯的戀愛故事。崔張在紅娘的幫助下，爲爭取婚姻自主，敢于衝破封建樊籬，屏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結合。劇作者通過比較曲折的情節安排和深刻生動的人物性格刻劃，給這個故事增添了喜劇色彩，並對主人公的鬥爭和命運寄予同情，矛頭直指封建禮教和包辦婚姻制度，在舊時代產生了積極的意義。即使在今天，通過作品的藝術形象，仍舊可以幫助讀者加深對封建禮教的罪惡本質的認識。當然，那種邂逅相遇、一見鍾情的愛情，再也不應得到我們的欣賞和模仿了，因爲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作者王實甫，善于駕馭語言，將我國古典詩詞和方言俗語有機地融爲一體。他的《西廂記》文辭優美，語言清麗，富于詩意，是很好的韻文作品。對後世戲曲的發展，影響很大。

爲了批判地繼承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學遺產，幫助讀者閱讀研究《西廂記》，我們這次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三月版紙型，重印王季思先生校注的這部名著。王先生又對校注文字作了一些修改，並將所作的關於王實甫的兩篇論文作爲附錄。

前言

王實甫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優秀的戲曲作家之一。由於在封建時代，一般戲曲小說的作者不能得到『正統派』文人的重視，因此關於他的生平事跡，很難找到一些足以說明的資料。元人鍾嗣成編的錄鬼簿說他『名德信，大都人』，並記錄了他的十三種雜劇。後來明初賈仲明續編錄鬼簿時，寫了一首追弔王實甫的凌波仙詞：

風月營密匝列旌旗，

鶯花寨明颼排劍戟，

翠紅鄉雄糾糾施謀智。

作詞章風韻美，

士林中等輩伏低。

新雜劇，舊傳奇，

西廂記天下奪魁。

從這首詞裏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詞中所說的『風月營』、『鶯花寨』、『翠紅鄉』，實際上

都是指元代官妓聚居的地方，也就是一般雜劇在那裏演出的『勾欄』。元代因科舉停止了八十多年，一些在功名上失去上進的道路的文人，往往組織『書會』，跟『勾欄』裏的妓女合作，替她們編些歌曲或雜劇，這在當時稱作『才人』。王實甫，從這首詞的前三句看，他顯然是很熟悉那些沉淪在當時社會最下層的官妓們的生活的『書會才人』之一。他所以特別擅長於寫『兒女風情』一類的戲，這是一個主要原因。其次，從這首詞的下半首看，他的西廂記雜劇，在當時就被認為最成功的作品。後人有的說西廂記是關漢卿作，有的說王實甫作了前四本，第五本是關漢卿續的，這些話都可以不攻而破。西廂記的第五本為什麼沒有前四本寫得好呢？因為前四本所提出的問題，即當時青年一代要爭取自己美滿的婚姻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矛盾，是那時候現實生活裏帶有普通性的問題，作者可以根據大量現實素材進行概括，這就容易寫得動人。第五本是對前四本提出的問題的解決，就當時歷史條件看，要圓滿解決這樣的問題還缺乏現實的根據。作者在這裏進行試探的結果是讓張生在考取功名之後回來跟鶯鶯結合，這樣，張生、鶯鶯固然滿意，老夫人不招白衣女婿的願望也達到了。這在作者最後表現『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進步思想的同時，也流露了他對封建家長的妥協。第五本所以沒有寫好，關鍵正在這裏。元人其它雜劇最後解決問題的一場也往往寫不好，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這最後一場是另一個人的手筆。

王實甫的雜劇除了西廂記，還有一本麗春堂，被選在臧晉叔的元曲選裏；此外他的芙蓉亭雜劇和販茶船雜劇也各有一折曲文被錄在雍熙樂府裏。當時大名地方有青年男女相戀不遂，雙雙投荷塘自殺，後來傳說那年塘裏開的荷花都是雙頭並蒂的。王實甫曾經爲這個美麗的傳說寫了本雙蕩怨雜劇，可惜沒有流傳下來。（現傳也是園雜劇裏題名王實甫的破窑記雜劇是不可靠的。）

王實甫西廂記雜劇的故事原本唐人小說元稹的會真記。會真記裏的張生對崔鶯鶯的戀愛是有始無終的。這篇小說的末段，以爲張生拋棄了鶯鶯是『善於補過』，曾引起古今不少有正義感的讀者的反感。到了北宋時期，這篇小說被收入太平廣記裏，成爲民間說書、說唱的題材。民間說書、說唱的對象，主要是當時的市民階層，他們對於會真記裏那樣一個始亂終棄的結局當然不愛聽，這就很自然地使張生和崔鶯鶯的戀愛故事改變爲以團圓終場。到了南宋，北方淪陷於金人之手，使這故事又各自在當時的中原和江南，以各種不同的說唱或戲曲形式演出。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當時金朝一位說唱家董解元（他的時代約在一一六〇至一二二〇年之間），寫了一本西廂記搦彈詞，是現在流傳下來關於崔張故事的文學作品裏重要性僅次於王實甫西廂記雜劇的著作。到了元朝統一中國，由於官、私手工業的發達和歐亞商路的打通，都市經濟得

到進一步的繁榮，戲劇跟着發達起來。王實甫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根據董解元的西廂記擲彈詞，把崔張故事改寫爲雜劇，搬上舞台來。

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所以能够得到當時廣大市民階層的歡迎和後世無數青年讀者的愛好，這首先是由於它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表示不滿，正面的提出『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主張。全部西廂記雜劇主要是環繞這個主題發展的。劇中人物凡是爲實現這一理想而忘餐廢寢、堅決不移的，如鶯鶯、如張生、如紅娘，都給我們一個十分生動可愛的印象。反之，如爲了維護門第尊嚴、勉強要把鶯鶯許配鄭恆的老夫人，憑仗暴力、要奪取鶯鶯爲妻的孫飛虎，仗着父母之命、要上門搶親的鄭恆，都給他畫上了不同的醜惡嘴臉。在封建制度壓迫之下，男女戀愛不能自由，他寫張生、鶯鶯的月下私期，是那麼美滿歡暢、有情有義；寫他們的長亭分手，是那麼纏綿宛轉、難解難分；這就使處在封建統治下的無數青年男女爲他們這種美滿的戀愛生活所感動，所陶醉，引起他們對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的不滿和反抗。因此，這個雜劇在中國古典戲曲中是富有生命力的。

在劇情處理上，王實甫善於根據劇中人物的不同環境、不同性格，展開各種矛盾鬥爭。試以第三本第二折爲例，那只是由紅娘把張生的信帶給鶯鶯，又把鶯鶯的回信送給張生，情節本是

很簡單的。可是鴛鴦是崔相國的千金小姐，紅娘是老夫人叫她服侍她同時也是監視她的婢女。萬一紅娘把信交給她，而她真的翻起臉來，告訴老夫人，那可真要『打下半截來』。因此她只能把這封信偷偷放在鏡台上等小姐自己去發現。另一方面，在封建時代，一個待字閨中的小姐而輕易對一個男人表示愛慕，是被認為可恥的。因此鴛鴦即使心中真正愛上了張生，在紅娘面前仍不能不有許多虛情假意，而在看到張生的信時對紅娘發作一番，甚至在寫好回信要約張生來私會時，還把信丟在地下，說叫她下次休得如此。這裏寫鴛鴦的作假，真是假到十二分，連最機警的紅娘都給她蒙在鼓子裏。紅娘爲了同情張生，當張生已因老夫人的悔婚一氣成病時，當然不願意再拿這封小姐說是教訓他的信去刺激他，因此自然只反覆勸他斷了這念頭，便想撒手回來。只是由於張生的癡情，再三糾纏不放，才把鴛鴦的信交給他，叫他自看。等到張生把小姐信中約他私會的意思告訴紅娘之後，紅娘才恍然大悟，原來她自己正好上了她所要熱情幫助她的人的一個大當。這就不能不使她對鴛鴦改取了冷眼旁觀的態度，而在劇情上引起新的轉變，即鴛鴦約了張生來，又不能不硬着心腸數落他一番逼他回去。這些地方都是根據人物的性格，引起劇情的矛盾變化，又通過劇情的矛盾變化更突出地表現人物的內心活動的。此外王實甫在描摹環境、醞釀氣氛方面，尤其是元人雜劇中的聖手。像『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烟籠罩』、

『風靜簾閒，透紗窗麝蘭香散，啓朱扉搖響雙環』、『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等曲子，往往在劇情一開展的時候就把讀者的心情帶到了歷史上一個典型環境裏，與劇中人分享那一份月色與花香、風聲與鳥語。這是我們在關漢卿、楊顯之、鄭廷玉等初期元劇作家的雜劇裏比較難於遇到的。爲着更切合這一對在封建時代有着相當文學修養的青年的性格，王實甫更在鶯鶯和張生唱的曲文裏熟練地運用中國古典文學裏許多爲人傳誦的詩句與詞彙，來傳達他們一種深沉的心情和優雅的風格。這便是『小子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等句子所以特別爲許多人所愛好的原因。

然而西廂記雜劇除了第五本比較鬆懈之外，即前四本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因爲雜劇的觀衆主要是市民階層裏的各色人物，一個『書會才人』爲了收到雜劇演出的效果，他有時也不免迎合當時市民階層某些不健康的情趣；這是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所以不能完全避免色情的描寫（如第四本第一折裏部分地方）和不必要的『噱頭』（如第一本第二折裏張生對法本開的玩笑）的主要原因。雖然這些地方和全部西廂記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成就比較起來，只是『白璧微瑕』；但爲了幫助讀者對西廂記雜劇有比較全面的認識，仍有必要明確地指出來。

這個校注本自從刊行以來，各地讀者曾來信提出許多有益的意見，因趁這次改版的機會，

對它作較大的改動。校刊方面主要是根據新出的弘治本、張深之本、劉龍田本等校補。又原著裏有些現在已不大通行的字，如『他每』的『每』、『妳妳』的『妳』、『禍滅身』的『禍』、『忒稔色』的『忒』，都改用今天通行的『們』、『奶』、『禍』、『太』等字。其他文字、標點方面也作了一次整齊劃一的工作。注釋方面刪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引證，但有些對讀者閱讀元人雜劇或考證金元方言有參考價值的，還是保留下來。此外還根據讀者的意見和近年來讀曲所發現的新材料，加以修正和補充。

王季思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廿二日

目次

前言

西廂記第一本

張君瑞鬧道場雜劇

西廂記第二本

崔鶯鶯夜聽琴雜劇

西廂記第三本

張君瑞害相思雜劇

西廂記第四本

草橋店夢鶯鶯雜劇

西廂記第五本

張君瑞慶團圓雜劇

目次

附錄

元稹會真記·····	一九
趙令時蝶戀花鼓子詞·····	二〇
摘翠百詠小春秋·····	二〇
王實甫韓彩雲絲竹芙蓉亭殘折·····	二三
王實甫蘇小卿月夜販茶船殘折·····	二四
一九五四年版後記·····	二五
關於《西廂記》作者的問題·····	二五
關於《西廂記》作者問題的進一步探討·····	二五

西廂記第一本

張君瑞鬧道場雜劇

楔子(二)

〔外扮老夫人上開(三)〕老身姓鄭，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國，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姐，小字鶯鶯，年一十九歲，針指女工，詩詞書算，無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許下老身之姪——乃鄭尙書之長子鄭恆——爲妻。因俺(三)孩兒父喪未滿，未得成合。又有个小妮子(四)，是自幼伏侍孩兒的，喚做紅娘。一个小廝兒(五)，喚做歡郎。先夫棄世之後，老身與女孩兒扶柩至博陵(六)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來到河中府(七)，將這靈柩寄在普救寺內。這寺是先夫相國修造的，是則天(八)娘娘香火院，況兼法本長老(九)又是俺相公剃度(二〇)的和尙；因此俺就這西廂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寫書附京師去，喚鄭恆來相扶回博陵去。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從者數百；今日至親只這三四口兒，好生傷感人也呵！

【仙呂賞花時】夫主京師祿命終，子母孤孀途路窮；因此上旅櫬在梵王宮(二)。盼不到博陵舊塚，血淚洒杜鵑紅(二二)。

今日暮春天氣，好生困人，不免喚紅娘出來分付他。紅娘何在？〔旦俵扮紅見科〕〔三〕〔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沒人燒香呵，和小姐閒散心耍一回去來。〔紅云〕謹依嚴命。〔夫人下〕〔紅云〕小姐有請。〔正旦〕〔四扮鶯鶯上〕〔紅云〕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閒耍一回去來。〔旦唱〕

【幺篇】〔五〕可正是人值殘春蒲柳，〔六〕東門掩重關蕭寺中；〔七〕花流水流紅，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並下〕

注釋

〔一〕楔子 吳瞿安先生曰：『楔子者，元詞中常有之。蓋劇中情節，間有非四折所能盡，遂加一楔子。楔讀如屑，爲門戶兩旁木楔。今衙署大門脫限時，有兩木柱於樞端者是也。楔所以輔佐門限，此則以輔佐劇情之不足。』（見所著南北詞簡譜）楔爲一端扁平之木杙，匠者於梁柱或車箱疏鬆處，輒榱楔以實之。小說戲劇中之楔子，雖似在正文以外，而亦有加緊結構之用，故以此名之也。

〔二〕外扮老夫人上開 開，開場也。王靜安劇考：『曰外，曰貼，均係一義，謂於正色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也。』又曰：『元劇有外旦、外末，而又有外。外則或扮男，或扮女，當爲外末、外旦之省。』甚是。元劇稱別號爲外名，亦此義也。

〔三〕俺 集韻：『北人謂我曰俺。』一殷帶有倨傲語氣，並多用在獨白時。

〔四〕小妮子 五代史管家人傳：『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管。』元戴侗大書故：『今人呼婢曰妮。』清翟灝通俗篇卷三十二：『今山左呼婢曰小妮子。』